

藏书故事

余章瑞 编著

北京出版社

藏
书
故
事

余章瑞 编著

北京出版社

G 258
1009

SBR 1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故事/余章瑞编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ISBN 7-200-04213-7

I . 藏… II . 余… III . 私人藏书-文化史-中国-史料 IV . G258. 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571 号

藏 书 故 事

CANGSHU GUSHI

余章瑞 编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268 000 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00-04213-7
I · 649 定价: 18.00 元

藏书有福

——代前言

我国藏书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说，老子当过周守藏室史的官。藏室史即藏书室之史。汉代官方藏书很盛，《汉书》说，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编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于私家藏书，公认最早的当推孔子，他设帐授徒，必定集藏不少文献。墨子也是一位，他南游卫地，“载书甚多”。“藏书”一词，始见于《韩非子·喻老》。《庄子》也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之说，不过据注解，是“藏其所著书也”，与大量收藏别人著作不一样。惠施也是，《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自汉而后，私家藏书，代不乏人。只是唐代以前成书不易，藏书家少些，宋元以后就多了。

藏书，是我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士人生平第一要事”（高濂）。“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通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张金吾）。明代杨循吉爱书入骨髓，作诗云：“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清人杨鼎，辛勤十七载，积书四万卷，旁人笑他迂，他说藏书味道腴。本书讲述的藏书家们倾财求书、舍命护书、埋头抄书、勤奋读书的故事，

读来令人振奋，也饶有兴味。这里略作介绍。

爱书求书

清人孙庆增说：“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这是经验之谈。藏书家们都在干这件很难也很有味道的事。他们“见图籍则破产以收，获异书则焚香肃拜”。明人郎瑛一遇好书就尽力购求，倾其家财也在所不惜，以致藏书日富、学问日深而家境日贫。王世贞为买一部宋版前、后《汉书》，卖掉一处庄园。清人马思赞知查姓人家有宋版《陆状元通鉴》，多次求购未成。后查家安葬亲人，选定的吉地正是马家田土，马思赞闻讯大喜，即以良田十亩换取该书一部。明人吴珫、清人吕抚，分家析产，只取家中藏书，不受广厦良田。清初叶树廉，战乱中家产毁失，亲友慰问，他蹙额说：“资财无足言，独惜我书耳。”人皆笑之。明人王文禄，家中失火，他大叫：“但力救书者赏，他不必也。”秦桧之子秦熺欲夺王廉清家中书，说只要把书给他，便可得做高官。王廉清号泣拒之，说：“愿守书以死，不愿官也。”秦熺不能夺其志，只好作罢。

一些故事讲述藏书家们得书时的欣喜，失书时的懊恼，以及求书中的种种遭遇。清初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还经常到北京慈仁寺书摊买书，买到好书就很高兴，有时犹豫未买，再去时书已被别人买走，就懊丧不已。他在《香祖笔记》中记了两件后悔的事：“余庚申冬过之（慈仁寺），有《两汉纪》初印本，最精，又《三礼经传通解》，亦旧刻，议价未就。明日市期，早过之，已为人购去，懊恨累日，至废寝食。壬午夏，见旧版《雍录》，雕刻极工，重过之，已为人购去矣。”钱谦益家藏宋版《汉书》是绛云楼火后幸存，极

宝贵，惜缺二卷，是个残本。他四处求购未成。一书商日暮船泊乌镇，上岸买面做晚餐。店主从旧筐中取书两卷，撕页包面，一看竟是宋版《汉书》。书商立即购得，连夜撑船送到常熟钱宅。牧斋家藏，遂成完璧。清人郁礼购得厉征君樊榭山房书，其中《辽史拾遗》手稿缺五十页，百计寻求未得。一日郁礼在青云街见一僧负两簏字纸，便请僧停步翻检，竟是樊榭山房旧物，便全部买下。还家闭门整理二月，所缺五十页手稿全部找齐补全。以后此书得由汪氏振绮堂雕版印行，郁礼之功很大。

读 书 抄 书

古人藏书是为了读，为了提高识见。“藏书而不知读，犹弗藏也”（洪亮吉）。明人徐燉聚书五万三千余卷，终日伏案阅读。他说：“余谓人生之乐，莫过读书。得一僻句，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喻其乐也。”真是“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明末陈继儒酷好读书，常指书对弟子说：“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有些人为了专心致志，登楼读书而去其梯。有的人家深夜犹燃读书灯，以致风雨夜行人视为定能讨得火种之处。

古人常抄书以读，其藏书中手抄的书往往占很大部分。宋人苏轼抄两《汉书》既成，自夸为“贫儿骤富”。叶廷珪自幼嗜书，四十余年未尝释卷，食以饴口，怠以为枕。每闻士大夫家有异书，无不借读，读无不终篇而后止。常恨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借的书都抄下来，只是做了几十个大本子，择其可用者抄之，并称其抄本为《海录》。清人姚际恒，先世既多藏书，他又多方购置，书多了，学问也深厚了，人

称“插架与腹笥俱富”。

泽 及 后 人

北宋李常（字公择）藏书九千余卷于江西庐山白石庵僧舍。他中举离开江西后，把书留在僧舍，任人阅读。山里人感激他，称僧舍为李氏山房。苏轼为此撰文，表示愿“得数年之间，尽读其所未见之书”，“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

明人杨士奇，少孤贫。他想买《史略》一部两册，要一百多个铜钱。他母亲就把家里一只养了几年的老母鸡让他拿去换了书。人们称赞说：“有此母，安得不生此子。”后杨士奇以史才被荐入翰林院，任编纂，擢礼部侍郎。

明人张晟认为儒者经济学问在诗书，于是多购书以藏之。儿子张翊，知父志，力学修业，足不越户限。弘治甲子年考中举人，官大理评事。清人彭桐桥藏书三万，不独务博览，工辞翰。其于兄弟，互相友爱，教子必以义方，天伦之乐融融，人云“诗书之遗泽有以致之”。黄澄量藏书五桂楼，其本意是重金之教，即“遗子黄金满箱，不如一经”。“积财与子孙，不如楹书与子孙。”

北宋政和年间进士林霆，聚书数千卷，皆自校雠，常对子孙说：“吾为汝曹获良产矣。”清人徐乾学领着儿子登上藏书楼，说：我尝慨叹为人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欲传其金玉珠玩鼎彝之物，又未必能世宝；欲传其园池台榭歌舞舆马之具，又未必能世享娱乐。我拿什么传给你们呢？于是指书而欣然笑道：“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藏书楼为“传是楼”。

历史上许多人受家传藏书的影响而成为学问家，成就一

番事业。清人张海鹏的父亲张讷斋、伯兄张静谷、侄儿张金吾、张大鉴皆好藏书。张海鹏绝意名场，笃志坟索，后以刻书传扬文献为己任。他认为：“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张大鉴说：“余承先泽，耕不税之田，一编一帙，罔敢失坠。”叶昌炽作诗赞道：“三世同耕不税田，后贤功可及先贤。”

其实许多人购藏书籍，只为自学自娱，传不传给子孙，是不计较的。明人陈第说：“吾买书盖以自娱，子孙之读不读，听其自然。至于守与不守，亦数有必至，吾虽不听之，其可得耶？”态度豁达，甚是难得。杨循吉老年，把辛苦收藏的书籍，分赠亲朋故旧，说：“令荡子囊妇无复著手，亦一道也。”他还作诗说：“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晚年把书送给爱书好学的人，的确比传给不肖子孙强。书籍这种文化财产应当让更多的人享用。正如明代李如一所说：“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

藏书有福

清代虞山张金吾藏书八万卷，撰书二百余卷，刻书一千数百卷。阮元评论说：“此于古人谓之有功，于己谓之有福。世之有金者，无所不为，独不肯用之于书，是谓无福。若在己无学术，则虽有之、肯之，亦无能用之，若是者亦谓之无福。”就是说，藏书，又能写书刻书，是有福；有钱不买书，是无福；有书而无学问，不能用，也是无福。

清末叶德辉则从图书的稀少和丰足论读书人的福气。他说：“士生宋元以后，读书之福，远过古人。生国朝乾嘉后者，尤为厚福。”唐五代北宋年间，雕版印刷发明不久，经史正书，刻本很少，非有大力者，不可言藏。宋元明以后，

特别是清中叶以后，书的印行多了，只要有钱，一日即可获数大部。时光流转到了今天，出版业发展到几乎所有古今中外图书都在陆续出版。读书人买书、藏书的福气比古人大得多了。

还有一些古人认为藏书有福，是把书当作能降福于人的吉祥之物。明代归有光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与之居，其性灵必有能自开发者。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书之所聚，当有如金宝之气，如卿云轮囷，覆盖其上，被其润者不枯矣。”毛晋的一枚藏书印，印文是“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钱谦益在谈到黄虞稷千顷斋藏书历经兵燹依然无恙时说：“岂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护而能若是欤？”

这些话不免有些迷信成分，我们对此似可不必太在意。因为他们对书实在太敬爱了，他们久与书居，对书能润泽启发人的性灵，认识和体会太深刻了，以致自觉不自觉地把书奉为神明，这是很可理解的吗？

目 录

(以藏书家年代为序)

孔 鲁	藏书屋壁以避秦火	(1)
范 平	世代好学并善待借读者	(3)
沈 约	所藏典籍富甲京师	(4)
许善心	通读家藏旧书万卷	(5)
杜 遵	以“鬻及借人为不孝”告诫子孙	(6)
李 泌	藏书处人称“邺架”	(7)
曹 曾	积石为仓以储书	(8)
高 颀	力学强记抄书千余卷	(9)
毋昭裔	于蜀国酬刻书宿愿	(10)
钱惟演	藏书之富侔于秘府	(11)
宋 缂	常谓校书如扫尘去之不尽	(12)
宋敏求	住宅四邻房租贵一倍	(13)
姚 铉	藏书被抄书吏所毁	(14)
程 贯	手不离书五十年	(15)
富 弼	洛阳大水漂没万卷藏书	(16)
司马光	诏告其子爱护书籍	(17)
沈 思	黄金散尽为收书	(18)
李 常	藏书任人阅览	(19)
李 光	蓄书数万卷子孙不守	(20)

陈 濬	风雨归舟只载书	(21)
贺 铸	校藏书万卷无一字误漏	(22)
陈景元	博识多闻人乐从之游	(23)
王廉清	愿守书死以抗秦嬉	(24)
叶梦得	南渡后惟其书楼华焕	(25)
蔡致君	求良工善纸以抄书	(26)
赵明诚	与妻李清照共同校勘相与吟哦	(27)
张 阖	惟恐异书之不我有	(29)
郑 樵	求书之道有八	(30)
林 霆	称藏书为子孙良产	(31)
宇文虚中	家藏图书竟被诬告谋反	(32)
晁公武	受井度托存书五十箱未如约	(33)
刘仪凤	抄书购书必置副本	(35)
石邦哲	以书遗子无恨矣	(36)
陆 游	独有书癖不可医	(37)
陆子遹	好蓄书至衣食不继	(39)
尤 衮	所抄书饥读当肉寒读当裘	(40)
张用道	不畏酷暑严寒四处奔走求书	(41)
郑若冲	一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	(42)
楼 钥	以六经赠人并赋诗答之	(43)
陈 亚	诫子孙勿将藏书和花卖	(45)
周 灏	遗失图书反释然	(46)
陈 起	刻书卖书其功至伟	(48)
卫 湜	栎斋藏书如山聚林列	(51)
陈 思	开书店所阅滋多	(52)
许 瑞	安贫乐贫忘贫皆书所赐	(52)
陈振孙	著《直斋书录解题》考证精详	(55)

周密	慨叹聚散无常惟书为甚	(56)
薛高	万卷编抄高似屋	(57)
耶律倍	购书万卷工辽汉文章	(58)
元好问	藏书壁间得存	(59)
赵孟頫	藏宋版《汉书》为诸本之冠	(60)
庄肃	身后藏书遭不幸	(62)
陆友	身居闹市而志于学	(63)
沈景春	以善价求书，故奇书迭至	(64)
孔文昇	宁存书种无苟富贵	(65)
孔克齐	故家藏书被褙鞋帮覆酱瓿	(66)
孙道明	以校阅藏书为乐	(67)
夏庭芝	僻居深村赖书自适	(68)
杨维桢	登楼读书而去其梯	(69)
陈季模	藏书不为科名利禄	(70)
宋濂	著述藏书于青萝山房	(71)
虞堪	所遗词翰被以渔罾裹置梁上	(73)
杨士奇	其母令以鸡换书	(74)
周忱	藏书百氏无弃捐	(76)
郁文博	终岁楼间校《说郛》	(77)
谢铎	续补先人朝阳阁藏书	(78)
洪钟	青箱世守代有科名	(79)
沈周	为售书者隐其名	(80)
王鏊	藏书有“御题文学侍从”印	(81)
王延喆	翻刻宋版《史记》传逸话	(82)
徐縡	藏《文选》去一文敏归一文敏	(83)
徐源	当官理政仍无一日不读书	(84)
徐澄	文采风流仍孝友	(85)

朱存理	到老抄书不厌	(86)
杨循吉	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	(87)
都 穆	深夜犹燃读书灯	(89)
唐 寅	注《通典》成一时佳玩	(90)
陆 深	“书窟”藏书多残缺待补	(91)
黄 标	编著之书毁于倭寇入侵	(92)
文征明	与师友切磋学艺名声日著	(93)
钱同爱	以饼金悬购所喜之书	(94)
郎瑛	委身书籍致学富而家贫	(95)
张 翊	闻失火即“恐毁吾万卷”	(96)
严嵩	被籍没宋版图书六千余部	(97)
吴 琬	分家仅取薄田与藏书	(98)
袁 翼	惟积书艺菊不能忘情	(99)
俞 幷	心爱奇编雨汗流	(100)
朱承爵	刊刻家藏足本阮籍《咏怀诗》	(101)
丰 坊	潦倒书淫墨癖中	(102)
李开先	藏书百余年无恙	(103)
范 钦	天一阁藏书国之瑰宝	(104)
范大澈	遍搜海内异书秘本	(106)
钱 谷	闻异书虽病必强起请观	(107)
钱允治	不践赠书宿诺	(108)
项笃寿	解弟购书嫌贵之难	(109)
项元汴	天籁阁多藏海内外珍异	(110)
王世贞	得一奇书失一庄园	(112)
高濂	论藏书为士子生平第一要事	(114)
朱大韶	以美婢易宋版《后汉纪》	(115)
何大成	呵冻强抄宋版书	(116)

沈节甫	购书取其价之廉者	(117)
何良俊	挟书行游忘堕坑岸	(118)
归有光	称藏书处当有祥云呵护	(119)
童 瑞	行舟帆下皆贮书	(121)
胡应麟	尽毁其家以藏书	(122)
赵琦美	脉望馆藏书家之藏书	(124)
莫云卿	尽得舅家遗书	(126)
黄居中父子	千顷堂藏书经丧乱而不失	(127)
焦 琢	藏书两楼皆经雠校探讨	(128)
谢肇淛	清霜呵冻写书频	(129)
翁汝遇	与弟汝进构书阁于安乐山下	(130)
曹学佺	叹吾儒无“藏”	(131)
胡震亨	传家有集胜垂鱼	(132)
祁承㸁	撰《澹生堂藏书约》以示子孙	(133)
祁彪佳	藏书处牙签如玉风过铿然	(135)
陈 第	军营起家而惟书是癖	(136)
李如一	获异书则焚香肃拜	(138)
潘曾祐	藏书被乱军叠桥为渡	(139)
高承埏	寝卧书丛吟哦不倦	(140)
陈继儒	读未见书如得良友	(141)
徐 燝	人生之乐莫过于读书	(142)
姚际恒	插架与腹笥俱富	(143)
毛 晋	历来私家刻书最多者	(144)
顾 銮	好书甚于饮食	(146)
丁雄飞	与友人订古欢社约	(147)
徐与参	购异本必得乃止	(149)
徐介寿	年年除夕与父计一岁所增书	(150)

虞淳贞	建团瓢四面好藏书	(151)
张应征	积书万卷悉加丹墨	(152)
王光经	一日不读则义理荒错	(153)
葛 簿	与兄深夜读书话史，误者罚驱蚊	(154)
严 沓	清校楼遗书散失不可复	(155)
毛奇龄	藏宋元版书被妻焚毁	(156)
王迺昭	闲来袖钱向书肆	(157)
陈士业	数万缥缃沦于一旦	(158)
王文禄	家中失火只赏救书者	(159)
杨愈齡	嗜书情感闯王军	(160)
周明辅	嘱诸儿宁负父勿负书	(161)
徐幼文	论吾山吾屋吾书	(162)
江元祚	以尽读楼中书为乐	(163)
顾炎武	漫游四方以书自随	(164)
顾贞观	筑积书岩坐拥万卷	(165)
钱谦益	绛云楼一炬成浩劫	(166)
钱 曾	生平所嗜以宋刻本为最	(168)
张 昭	家贫而所藏碑版甚富	(169)
曹 容	藏宋元人文集三百家	(170)
黄宗羲	当以书明心，毋玩物丧志	(171)
吴任臣	兵乱中以全部束脩买书	(173)
吕留良	授意使者多取书	(174)
冯文昌	始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	(175)
江 立	以“金石录十卷人家”名其斋	(176)
叶 奕	抄录奇书秘册深夜不休	(177)
叶树廉	不惜家产只惜书	(178)
朱彝尊	抄书致美贬、获雅赚	(179)

马思贊	以十亩田换一部宋版书	(181)
吴兆騤	虽遭放废嗜书如故	(182)
范光文	增益先人天一阁，不愧世家风流	(183)
吴农祥	与弟农复登楼去梯，尽发藏书读	(184)
王士祯	只向慈仁寺里寻	(185)
万斯同	赴京编《明史》携书十万卷	(186)
徐乾学	以藏书传子孙	(187)
纳兰性德	辑宋元以来诸儒讲经之书	(188)
曹寅	尽录朱家曝书亭藏书	(189)
胡介祉	整日细翻黄白本	(190)
查慎行	白头方解手抄书	(191)
陆謨	得书必拜之而后收藏	(192)
曹炎	写秃千笔抄书万纸	(193)
曹辛	脚插瓮中读书以避蚊	(194)
王轼	性耽书，其妻命儿继父志	(195)
郑性	修补水火毁书三万卷	(196)
郑杰	注韩居藏书二十橱	(197)
张位	与子德荣好蓄书抄书不计家贫	(198)
富察昌龄	谦益堂藏书为一时之盛	(199)
吴焯	喜书若饥渴之于饮食	(200)
王应奎	堆书及肩而埋头其中	(201)
黄之隽	梦中得句为添书	(202)
顾应昌	收藏绛云楼余烬	(203)
吴允嘉	临终嘱儿穷死勿弃书	(204)
赵昱	与弟赵信藏书有书德	(205)
马曰琯	与弟曰璐储书之富名著东南	(206)
杭世骏	道古堂藏书富甲武林	(207)

沈廷芳	隐拙斋藏书遭星散	(208)
汪曰桂	积书二十万卷可谓富	(209)
吕 抚	分家不受广厦腴田只取书	(210)
全祖望	蓬窗驿肆不可一日无书	(211)
孙从添	撰《藏书记要》八则	(212)
钱近仁	佣工于书肆寺院得借读群书	(214)
袁 枷	幼时借书不着出仕后以俸易书	(215)
汪 宪	四世藏书毁于庚申辛酉	(216)
卢 镶	劫后犹存书万卷	(218)
顾士荣	爱书犹骨肉，不惜倾囊购	(219)
翁方纲	以“苏斋”“宝苏斋”名其室	(220)
卢文弨	嗜校勘如猩猩见酒	(221)
卢 址	搜罗三十年得书数万卷	(223)
蒋宗海	熟知唐镌宋椠存缺	(224)
纪 昙	一生精力注于四库简目	(225)
翟 瀛	从容宴处于书巢万卷之中	(226)
王 韵	三字句藏书印告诫后人	(227)
章学诚	三年买齐二十三史	(228)
余萧客	读书致盲仍潜心研究	(229)
张宗松	残缺书由六世孙元济补齐	(230)
张大鉴	承先人之泽耕不税之田	(231)
李文藻	首记北京琉璃厂书肆	(232)
周永年	百无所好独嗜书	(234)
陶正祥	卖书为业取财有道	(235)
张若筠	沉潜研索若室内无人	(236)
周 春	去书之日泣数行下	(237)
鲍廷博	渴于书籍是贤乎	(238)